

深夜
The Warmth
in the Night
暖心

这世间

张芸欣

ZHE SHIJIAN SUOYOU DE ZHIDUANQINGCHANG

所有的纸短情长

一本被国内众多影视公司
争夺的“纸上电影”小说

人在旅途际遇猝不及防
纵然情深/奈何无缘

暖伤女王张芸欣 / 撕心裂肺之作 / 以痛吻爱 / 从此释怀



松果
阅读

吉林摄影出版社



松果阅读

深夜
Be Warmed
in Late Night
暖心

这世间
所有的纸短情长

张芸欣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世间所有的纸短情长 / 张芸欣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5.10
(松果阅读)
ISBN 978-7-5498-2415-1

I. ①这… II. ①张…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6498号

这世间所有的纸短情长

ZHE SHIJIAN SUOYOU DE ZHIDUANQINGCHANG

项目出品 意林松果阅读
著 者 张芸欣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顾 平 蔡 燕
责任编辑 施 岗
丛书统筹 蔡 燕 黄 磊
策划编辑 黄 磊
特约编辑 刘思遥 黄 磊
设计总监 资 源
封面设计 资 源
美术编辑 孔凡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8.25
印 数 1~20000册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498-2415-1

定 价: 29.80 元

启 事

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文字作者、漫画作者以及插画作者取得联系,在此深表歉意。请各位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7号华腾北塘商务大厦1501室《意林》编辑部(100022)

电话:010-519086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给自己的情书

夏天的时候表姐带着孩子来上海玩，正逢孩子放暑假，表姐说趁着有时间带他们出来长长见识。

表姐有两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子，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大的像郭靖一样愣头愣脑，小的像黄蓉一样古灵精怪，偶尔还会撒个娇，我们总笑他出生的时候生错了性别，否则怎么会像小女孩一样那么贴心讨人喜欢。

有了孩子的大人，所有的行程都围着孩子打转，所以我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保姆兼导游的生活。

我们每天顶着四十摄氏度的太阳奔走在上海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从东方明珠到杜莎夫人蜡像馆，从外滩到长风公园，从锦江乐园到城隍庙，平日里连门都懒得出的人，因为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陪同，酷暑和烈日似乎都抛诸脑后了。

在上海工作之后，除了外滩，我平时从来不会去这些旅游景点，一是上海过分拥挤，二是没有了幼年时对游玩的爱好，哪怕出门去旅游，都是选择好天气、人少的时间。

我记得小时候自己是个很喜欢凑热闹的人，哪里有好玩的，我总要第一个冲过去，看舞狮、逛灯会，就连小小的庙会，我也要跟在我妈妈身后，往口袋里塞一包豆子，一边走一边吃。

在我的记忆中，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一起牵着我的手，我在他们的手心里，像个被宠爱的小公主。可惜这样的片段随着幼年时父母离异，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模糊，模糊到我回忆起来，都常常觉得那只是自己做过的一个梦。

或许在最初我会写文章，并不是因为我热爱文字，而是我心里的黑洞需要寻找一个排解的出口。我选择用文字来做屏风，“他”任我涂鸦，任我发泄，每一

次写完之后，我都会觉得心底的压抑得到了释放，我又可以站起来，去推开光明的大门。

只是我没有想到，当初随性写下的这些文字，竟悄无声息陪伴了我十几年。在我后来的岁月里，快乐、挫折、烦恼、背叛、伤害，“他”都陪在我的身边，为我带来快乐，为我治疗伤口。

我非常感激我与“他”的相遇。

我从初中开始写小说，高一发表文字，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我周围的朋友，包括我的父母都不敢相信，从小做任何事情都十分愚笨的我，有了一件坚持了十几年的事情。

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写了几百万字，出版了七本长篇、一本合集，我尝试了很多种风格的小说，只要是我想写的故事，我都会去给每位读者呈现它最好的一面。

文字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的爱人、我的知己，“他”活在我的指尖、笔下、字里行间，化作一本本书，长久地陪伴着我。

《这世间所有纸短情长》是我的第二本合集，收录的是我写文十几年来的一些比较成熟、文艺的作品，里面有甜涩的青春，有暗涌的生死，有很多曾存于我心底很甜蜜、很幸福，也很阴暗、很绝望的生活轨迹，每一个故事，都代表了我对某个时期的纪念。

小时候，我觉得分离是极大的痛，现在，哪怕是生死，我也能平静地看待。

人终究会成长起来，慢一些痛一些，磕磕绊绊地煎熬，都没关系。

只要还能写字，只要还能用故事记录。

这是我的第九本书，长久，感谢你们一直陪伴左右。

所有的爱，尽在不言中，尽在纸短情长的故事里。

张芸欣

2015年仲夏

这 世 间 所 有 的 纸 短 情 长

目 录

我们的爱 001

旧爱不归 015

洛江流 029

两生花 045

305，路过红枫路的蓝天 063

FOX公寓的暗恋，好久好久 075

合欢树下，不见不散 083

爱在春光明媚时 101



目 录

白色连衣裙 117

蔓藤爬过旧夏天 135

请你忘记这座岛 153

全宇宙为你唱响这首歌 169

我愿做你无忧无虑的小孩儿 187

星光月光，不如晨光 205

你是我的眼 221

左岸迎着时光右转 235





我们的爱

他站在梧桐树下，
满地的落叶，穿随意的
休闲服牛仔裤，洗尽铅
华的样子。头发微微卷
曲。笑容那样好看，历
久弥新。





一

初识沈清千的那日，是大雨初歇的夏日。我刚从一个小女孩家做完家教出来，一袭粉色的连衣长裙，流苏下摆，在清新的雨意中微露笑颜地绽放清幽之意。

那时，我刚到上海来念大学。青涩的年龄，对一切都充满了憧憬。

我不高，且偏瘦。长相极其普通。笑容始终干涩。于是总无法引人注目。

而沈清千却是那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男子。风度翩翩，彬彬有礼。略带笑意的眼眸和姐姐如出一辙，都是喜悦中带着灵透的色彩。

我由衷地热爱光华流转的事物和衣着鲜亮、笑容明媚的男人。我的热爱是在我和齐明分手后才显现出来的，我把他赠我的蜜色玛瑙手镯砸碎之后便再也没有对任何男人有爱的感觉。只是突然开始迷恋在街头、地铁、公交或是高楼建筑里见到的每一个衣着鲜亮的男人。眼巴巴地这么看着，看着，然后目送离去。然后会很安静地微笑。

沈清千是第一个被我这样看还坦然自若的男人。他从容不迫地朝我走过来，靠近我，在商场逼仄的有透明玻璃的电梯里俯身吻我。

我记得当时我刚买了一支“资生堂”的唇膏。我一直有用唇膏的习惯，无论春夏秋冬。

那种唇膏有淡淡的药物味道还渗透些许的薄荷清凉，涂在唇上有丝丝的凉爽，在阳光下会散发点点的璀璨。

沈清干的这一吻，想必吻得极深。所有的感觉全在口中蔓延扩散，变成很浓重的药味。使得我脑子一片混乱，像中蛊般沉重。

待我清醒推开他时，他已是得意忘形地笑出声音。

我面带愠色，却不知怎的不讨厌他这样的笑，似乎还有些久违的感觉。

真是胆大的人，商场这种人多口杂的地方他也敢毫无顾忌地做此举动。

匆忙逃离，隐约感觉到身后有异样的目光。

二

与齐明分手后，一直不太习惯在人群中奔走。一是害怕孤独，二是害怕孤独带来的寒冷。和齐明的那场恋爱，几乎耗掉了我所有的情感。想再付出却又已经找不出爱来给谁了。

齐明是姐姐的同班同学，大我两届。由于我读书早了两年，确切地说齐明是大了我四岁。

姐姐是大姨的大女儿。

姐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桥卉欣。听名字就知道是那种让人疼惜让人怜的女子。事实也确实如此。姐姐的美貌从小便有，并且跟随至今。长相灵透清秀，古韵十足的江南女子。

自小，追姐姐的男子便不计其数，但其中不包括齐明。

齐明只是以姐姐好友的身份与我相识。笑容灿烂，颇有趣味的人。我初见他，饶有兴趣地看他，眼带揶揄的笑。他不恼，陪我疯闹。

我由此便把他当作依赖，没来由地。

姐姐见我如此，只是叹息摇头。我不明，姐姐却也不语。

那时，我十三岁，姐姐十七岁。花朵般的年龄，却不知爱为何物。只觉得时光总是美好，未来总是色彩明丽。

很小很小的年龄。

三

在上海要学会快节奏地生活。要学会自私，学会独立，还要学会戴面具生活。

这句话是同寝室的一个上海女孩告诉我的。我亲昵地喊她若若。她很可爱，教我说很多上海话，告诉我买东西要掌握怎样的砍价原则，告诉我什么牌子的护肤品适合我用，告诉我商场一般在什么时候打折打得最厉害。

那时我刚考到上海，因为齐明在。从小开始他便是我的依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信仰。我似乎从小便认定了这个男人，于是如此笃定，从一而终。这是母亲自小教我的传统。

姐姐考的却是浙江的一所师范学校。离上海并不远。

姐姐有写信的习惯，几乎隔一周给我来封信，她开头总是写：小云，姐姐想你。

我最想念的人却是齐明。即便他已经不是我的男友。我从花鸟市场买了两尾细小的热带鱼。细若无骨，灰白色肉身，几近透明。那是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鱼。一个月不换水都不会死去。吃的食物是水蓝色透明状的颗粒物质，很是漂亮。

我把它当成一种思念，装进透明光亮的鱼缸内。当成一种信仰来膜拜。

肖晴当时很不屑我的这种行为，在她的爱情准则里，从来没有自己付出这一项。她是我们系的系花。皮肤白皙，身材高挑。美丽孤傲，不可一世。眼眸散发的光，妖冶、勾人心魄。

她给很多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家人也是体面之人。

她的美丽，无懈可击。

这样一个几近完美的女子，就算成绩平平，紧随其后的男人也定会络绎不绝。

而我只拘于自己的世界中。

齐明偶尔来看我。一如既往地对我展露明媚的微笑，我拉着他的手站在寝室的窗口看着窗外缩得很小的人字形杨浦大桥对他说：“我每次去复旦看你都是从那座桥上经过。”

齐明会把我的手包裹得很紧很温暖，然后再对我说：“这座桥可是我们见面的纽带哦。”

我抬头的时候正好顶着他的下巴，他太高了，一米八几。我总要仰起头才能看清楚他的样子。

他是一个多好看的男人啊，浓眉大眼，棱角分明。从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他几乎就是我生命的全部。只是如今，我不再爱他。

我的心被拘禁了，囚在自己臆想的空间里，无法自拔。

四

大二快要结束的时候，姐姐几乎不给我写信了。我们开始用短信联系，姐姐家境不好，大姨和姨夫都只是普通的工人，每个月只拿着那微薄的工资还要负担三个孩子的所有费用。连姐姐上大学的钱也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我记得姐姐要上大学的前一天来我家，面容憔悴。一副被折磨的样子。她抱着我对我说：“小云，姐姐其实很想考齐明那所学校的，可是……”姐姐没有说下去。

我说：“我知道，因为学费太高。师范类学校学费会低些。”

姐姐抬头看我，眼里有很深的幽暗，我几乎看不出里面写了什么。

姐姐不说话，只是叹气。

“你还小，以后自然会明白了。”

后来我先去送的姐姐，和齐明一起去送的。临上车前，我抱了抱姐姐，齐明也抱了抱姐姐。

姐姐说：“你就是到了上海读书也要好好对小云，否则我不会饶你的。”

齐明嘻嘻地笑说：“那是当然。我会对她很好的。这是我答应过你的。”

火车进站，姐姐拖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往车厢里走。

齐明蓦地松开我的手把姐姐所有的行李都拿了过来，然后走进车厢，帮姐姐找到座位，再把行李都放好，最后才下来。

我站在火车旁，隔着透明的玻璃窗看到齐明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黯然神伤的表情。

齐明待我，何时有过这般珍视与疼惜？

我发现我长大了，能分辨一些事情了。

没过几日我便又送走了齐明。在车站我突然不想拥抱他，只是轻轻在他的脸颊上落下一吻，并对他说保重。

我仔细看他的脸，波澜不惊。宽和地笑。他总是这么笑，从认识他到现在。太温和了，温和到我看不出他的爱。

我在人群嘈杂的车站很平静地对他说：“齐明，我们分手。我会好好地读书，请你放心。”

他瞪大了眼睛看我。我漠视他。转身，大步朝前走。

就这样分手。还是朋友。

齐明，我不能去爱一个从未爱过我的男子。即便我很爱他。

五

我做家教的女孩家在徐家汇，这是一个繁华的地段。充斥着物质、金钱，以及许多媚俗气息。太平洋百货，美罗城，东方商厦……我偶尔带女孩去徐汇中学旁边吃KFC（肯德基）。

女孩初三。高高束起的头发，光洁的额头，穿规矩的学生装。但表情叛逆。

她说：“姐姐你知道吗？其实你给我上的那些课我都会，我是故意考不好气我爸爸妈妈的。”

她边说边把手中的圣代用调羹搅成一团。她要的是草莓味道的。惨惨的红一点点地渗透到雪白的颜色里去。

我伸出手抚摸她的头，她的头发那么柔软。

我说：“浅浅乖。姐姐知道你很乖的。”

浅浅望着窗外突然就哭了，她说：“姐姐你看，那是爸爸的宝马，你看爸爸车里坐着的那个女人。我恨死她了。我恨她。”

是啊，那么亮眼的女人我怎能看不出，那样婀娜的身段，只看见上半身，就足够让人迷醉。

“浅浅不哭，浅浅不应该哭的。”我把新买的印有维尼熊的护腕拿出来送给浅浅。我说：“浅浅，你把这个套上，手上的伤疤从此就没人能看到了。”

浅浅手上的伤疤在左手腕上，触目惊心的裂口曾被缝合起来。她说这是小时候和同学打架的时候被人推倒在地上时留下的。

浅浅只是哭，眼泪全掉进杯子里去。

她说：“只有姐姐对我好。”

我能帮她覆盖她手上的伤疤，可她内心的伤疤，却该如何弥补？

六

浅浅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的姐姐。她在浙江，那样一个山清水秀、清丽温婉的地方。她在做什么呢？她是否找到了疼她的白马王子？她那样一个人见人疼惜的女子，定有很多人甘愿为她赴汤蹈火，前仆后继。

而我的王子呢？曾经我觉得他是齐明，可是，可是我要得起吗？

养在寝室的小鱼总是欢快地游弋。看它们的时候，那样小小的身骨，那样顽强。被囚禁在小小的鱼缸里，依旧快乐。

衡山路上的法国梧桐很多。这样的烂漫几乎被张爱玲写到极致，所以我用再多的语言也不及她描写的分毫。

沈清千总是在我漫无目的行走的情况下出现。

他向我招手说：“同学你好。”

我问：“我认识你吗？”

“你记不起来了么？”他回问，满脸的坏相。

我不予理睬，继续朝前。

他一把拉过我，然后他的吻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

我狠命地推开他，说：“你干什么？”

他笑着说：“我让你回忆一下，我到底是谁。”

在衡山路旁，我微微抬起头。仔细地看他，眼眸那样清澈。他站在梧桐树下，满地的落叶，穿随意的休闲服牛仔裤，洗尽铅华的样子。头发微微卷曲。笑容那样好看，历久弥新。

他多像齐明啊。

我如今依稀记得我们第一次接吻的情景。张皇，期待。很短的时间，什么都没感触到，有的只是无尽的惊恐。

于是我拉起他的手，说：“走吧，走吧，我们就这样，一直往前走，好吗？”

七

寝室的周末总是没人的，约会的约会，外出买东西的买东西。在上海这个消费的天堂，有钱就不怕没地方花。

我是很安分的女子。有时间就拿着苏童或是张爱玲的小说细细翻阅。小小的宿舍里，从我坐的位子总能看见杨浦大桥上有若隐若现的人形。它是一个象征，一个证明。它证明，在苏小云的心里，曾经那么牵挂一个男子。

他的名字叫齐明。

我坐在镜前用木梳梳理自己浓密秀丽的长发，然后用质量很好的夹板把它们拉得很直很直，直到服服帖帖地垂在我的肩上。温热的气息，使我怅然若失。

沈清千打电话来，说：“宝贝，下楼来。”

我方才惊醒过来，他已经到达楼下。

彼时我才知道，沈清千就是哲学系那个有名的才子。绝妙的文笔，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接很多广告Case（业务），还自拍了一部校园DV（数字视频），圆满成功。

这么优秀的男子，他唤我宝贝，第一次见面，就肆无忌惮地吻我。没有一点儿上海男人的小家子气。

给姐姐打电话的时候将沈清千的事告知。姐姐轻声地问：“小云，你真的喜欢他吗？如同喜欢齐明一般喜欢他吗？”

彼时的姐姐，已经大四。在一家公司做实习编辑。每天应付大量来稿，异常辛苦，工资却不喜人。

喜欢不喜欢对我而言都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这个叫沈清千的男子，他唤我宝贝，他在种满法国梧桐的衡山路上让我回忆，他到底是谁。

他到底是谁，抑或，我到底把他看作谁？

永远没有答案。

八

陆续有人知道了我和沈清千的恋情，校园内流言四起。的确，像我如此平凡的女子，是不配有这样惊心动魄的爱情的。

若若给我买了很多护肤品和化妆品，她说：“恋爱中的女子都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笑，很淡地微笑。

肖晴转过头看我，挑衅的目光。她的手上有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忽明忽暗地闪动。她的身段婀娜，微启双唇，风情万种。大圈的水钻流苏耳环顺着午后的阳光一寸一寸流动下来。

我和她是永远无法比拟的，她的美，到哪儿都是一阵惊涛骇浪。而我，永远

都只会浅浅地笑，暮气沉沉。

我想，她定没有得不到的东西。

沈清千赠我一块石头似的东西，用红色的小绳穿好，那石头翠绿，像娇艳的硕果散发灼灼光彩。我记得这家店的广告词是：世间仅此一件，今生与你结缘。

仅此一件的东西只有人了。不是吗？

九

请了假跑到金华去看姐姐。沈清千执意要跟。我拗不过他，只好让他同行。

我们坐汽车去。沈清千始终拉着我的手，一刻也不曾放松。他说：“宝贝，你永远是我一个人的宝贝。”

金华这样一座城市，不如上海那般节奏快得让人窒息。它的温婉似乎跟随着姐姐延展开。

姐姐笑靥如花。高档时尚的打扮，略施粉黛，烘托典雅的气质。微笑间，春暖花开。

沈清千说：“你姐姐真美。”

我说：“你不是第一个说这话的男人，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姐姐走上来，拥抱我，她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我蹙眉。昂贵的香水、高档的衣服，还有价格不菲的化妆品。这些，岂是做一个月编辑就能得到的？

她是我最好的姐姐，我不该怀疑她，她依旧那么美丽，美丽得犹如一个天使，举手投足，优雅动人。

沈清千也许后悔选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女子吧？

姐姐带我们去高档的餐厅里吃饭。去咖啡馆喝咖啡。我始终不言语，我就这么看着姐姐，看着沈清千，看他们之间的客套，似乎总在围绕我叙述。姐姐的手机没一会儿就响了起来。姐姐抱歉地和我笑笑。我注意到她讲电话的内容很少，几乎局限在“嗯”“哦”“知道了”这样几个普通的字眼上。